

國際局面的新醞釀

吳無吾

遠在一月以前，我們就一再說過，因蘇聯漁利政策之得寸進尺，行將使世界局勢，特別是歐洲的戰爭，有新的發展。現在，國際局面的新醞釀，已逐漸顯露其端倪。這一新的醞釀的線索，我們要從幾方面觀察。

1. 西線戰事之呆滯，與海上封鎖之困難。
2. 英法之軍事與財政經濟合作
3. 蘇聯進攻芬蘭後引起的反感。
4. 德蘇互相利用的限度。
5. 歐局紊亂給予遠東的影響。

西線戰爭，仍然在呆滯中。英法方面宣傳的德軍進攻並未實現，德國也沒有進攻荷蘭，爭取海軍與潛艇根據地。德國軍事行動之停頓，自動的打消了英法方面動員全部新聞報導的宣傳努力，使一時會陷於緊張狀態中的荷比兩國，又暫時安定一些。因此，陸上的戰爭，仍然在不生不死中。海上的戰爭，則因希特勒會說過要使用新的武器，以打擊英國，接着英國幾隻商船與兵船，都被擊沉，於是英國人便疑神疑鬼的認為德國使用磁性水雷。國內的軍事家也開始聲言他們將有新的方式來應付，實際上，也不過是多用一些木底船隻而已。在這些大海戰中，據英海相邱吉爾的報告，英法聯軍已毀滅了德國半數以上的潛艇，同時，英國人也逐漸指示出在德國潛艇的製造能力，已因原料之缺乏，遠不如一九一四年時，來得發展，這樣，似乎英國在海上已然將德國擊敗了。但是，實際上，德國的軍艦與潛艇仍然圍繞着英倫三島活動，有些潛艇，甚至還跑到英國軍港中去進攻，有些袖珍艦，依然在南大西洋中活躍，這是英國沒有辦法加以迅速撲滅的。

據邱吉爾說，德國擊沉英法聯軍的商船數，還不如英法俘虜的德商船之多，英法損失的貨物，也遠不如沒收各國船隻上載運的德國貨

物之多。由這一種解釋來看，似乎英國已然控制了德國的對外貿易。不過，前述的英國海上檢查制度，久已引起中立國家的不滿，而英國要實行的進一步封鎖計劃，更引起軒然大波。荷、比、瑞典、挪威、意大利、日本，先後提出抗議，美國也聲明保留一切權利。這一切，自然使英國難於應付。日本之要求英國特許其運輸德製機器，英國已加以允許一事，更公然的使英國的封鎖計劃，留有漏洞，使英國的海上尊嚴，為之減色，這樣，在將來，英國的海上封鎖計劃，究竟能有多少効力，極是疑問。因此，英德在海上的爭鬥，也就不易於有結果的。

在戰爭方面，既沒有發展，英法方面，便從另一方面鞏固其地位，進一步的威嚇德國。軍事與政治的合作，是久已實現的事實，購買戰爭材料的統籌分配，也正是二月以前的事實。最近，英法方面，更協議財政上的合作，使戰費的負擔，有公允的辦法。這樣，方可免去上次大戰中英法各自負擔戰費之弊端，同時，亦可使兩國同盟國，不至於因各自的財政困難，而遽然的顯示裂痕。在經濟方面，兩國更決定嗣後黃金運輸方面之限制，與匯兌方面的管理，更使英法兩國在經濟上，逐漸融為一體，當然也更增加兩國同盟的推進。據我們從表面上推測，英法這種決定多少是因法國恐怕戰事負擔過重，國內經濟組織發生問題，同時，德國之宣傳不反法而反英，遂亦使英國不得不還就法國的表現。不過，這只是揣測，倘沒有事實上的證明。

英法德的戰爭，既然局限於一隅，無法開展，德國向東南歐尋求原料供給的努力，也因國際局勢之瞬息萬變，而不易於有何成績，主要的羅馬尼亞，現在仍然沒有與德國談判妥當。因是使歐戰的外交戰方面，也只能在醞釀中，而無法展開。使歐洲戰爭地區擴大，且具有另一種意義的戰爭，是赤色蘇聯之進攻芬蘭。

蘇芬談判，久而無成，蘇聯於屈服波羅的海諸小國以後，第一次碰了釘子。老羞成怒，與芬蘭斷絕邦交，進兵芬境，並且立即將第三國際所豢養的芬蘭共產黨員，安放在「蘇聯製造」的芬蘭人民政

府」之上，且與之訂立互助協定，於是芬蘇戰爭，便繼續下去。蘇聯既一反其過去的口頭禪，而實行壓迫弱小民族，於是昔日之同情蘇聯者，便一反而憎惡之，昔日之仇視蘇聯者，更加仇視，意大利，首先表示反蘇，援助芬蘭，其他各國繼之於後，甚且有時會轟傳德國亦積極援助芬蘭，這時候，看起來，似乎歐戰中之敵對雙方與各中立國，都一齊聯合起來反蘇的模樣。只是，近來的消息，方證明德國在目前，不備未援助芬蘭，甚且扣留意大利運往芬蘭的飛機與軍火。

芬蘭請求國聯援助，國聯隨即開會，先以哀的美頓書的形式，要求蘇聯停止軍事行動，立即和平談判，但是血腥的史太林，拒絕了國聯的提議，於是，蘇聯在舉世痛罵之下，被判定為侵略者，由智利被共黨利用的重慶政府，這樣蘇聯是已經惹起了世界的公憤，已然決心吞併弱小國家，且將共產制度推行於各地的了。自此，現世界的戰爭，又增加了一種新因素，共產革命又形發展，這是世界各國都痛心疾首的。

德國現在是在幫助蘇聯侵奪芬蘭，將來究竟能否繼續互利用呢？德蘇協定的作用，本在德國設法去利用蘇聯，而現在德國則未得到好處，反被蘇聯利用自己，以去擴張領土，德國在目前，是有苦說不出。要說他將反蘇嗎？在目前西歐戰局相持之下，似尚無何可能。蘇聯在那不能與英法直接衝突的地方，偷偷摸摸的作小賊，英法雖然痛恨，但究竟還不及痛恨德國的利害。德國在這些日子，會極力的幫助第三國際宣傳蘇聯對於羅馬尼亞的惡感，指示蘇聯走向與英法將可衝突的途徑，不過，史太林因芬蘭問題之惹起世人公憤，又突然的改變了態度，羅馬尼亞問題暫且擱起。英法方面，則又於此時宣傳德國將進兵瑞典，與蘇聯瓜分斯干狄納維亞半島。這一點，我們相信德國在世界已逐漸憤恨史太林的時光中，不會將自己的命運，與之連繫起來。如果蘇聯吞併芬蘭即行停止，則德蘇的合作，或許還可維持一下，如果德國能鼓勵蘇聯向東南歐及小亞細亞發展，那時候，英法將與蘇聯直接衝突，而德蘇合作的破裂，也或許就要顯露其朕兆了。不過，憐憫的史太林，是否肯在戰場上，受世界的審判，尚是疑問，因此，這一新醞釀，是否尚須有新的醞釀，也自然成了問題。

因歐洲德國與蘇聯這兩個國家的胡調，使歐洲與美洲對於遠東的態度，都有了轉變。德國是準備與日本保持友好態度的，因東北大豆

之假道俄國輸入德國，英國之允許日本運轉德機，自然使德日貿易關係，在某種程度內，仍可保持。蘇聯因用兵芬蘭，與歐洲各國之對蘇聯不滿，自然更想拉攏日本，於是劃界問題與其他懸案，先上了蘇日談判的議程，互不侵犯協定，也在蘇聯單相思中。現在的問題，不是蘇聯的態度，而是日本想利用蘇日之可能的接近以威嚇英美，方使蘇日之接近，未能急劇成功。蘇聯因日本之猶豫，也就更利用重慶政府以牽制日本，這樣，因蘇聯與日本之關係之未能確定，因是中日和平，也被人中傷。

英國，在歐洲要應負兩大敵人，自然對遠東的日本，更要表示好意。日本可運德貨，固其一例，而天津問題之在倫敦又上議程，也是英國準備與日本妥協的步驟。如果英日之間，某種妥協成功，則美國的態度，也將有新轉變，那時候，中日間的和平，也或許有實現的機會了。

美國對日本強硬，本是利用反共公約取消，日本似乎孤立的機會。現在事實已證明了日本的孤立，不如想像之甚，而英法之因歐戰牽制，又急謀與日本妥協，於是美國對日本的態度，也就不能不有改變。那時候，以格魯演說的姿態，強硬的代表美國希望與日本得一合理的調整邦交。蘇聯態度之顯明，使美國更不肯驅使日本與蘇聯接近，因此，野村與格魯，便一再的會面。我們相信，美國在最近，便要與日本取得某種妥協，新商約未能簽訂前，必然的可有某種協約，以為過渡的，這時候，因英美法態度之表明，中日問題，也就有了結果。美海軍大將雅納爾因在中國服務甚久，已在原則上提出了中日和平的三個條件，這幾個條件，多少可代表中國與日本各方面的希望，這一點，表示美國人對於中日問題，已然有了瞭解了。

以上這幾點，便是我們觀察歐局新醞釀的線索。蘇聯容或可吞併芬蘭，但史太林已使世界上反蘇意識，再行強固。目前張伯倫雖然聲稱先打倒侵略者之根源的希特勒，然後打擊史太林，不過事實的發展，與赤色危險之擴大，也自然有使張伯倫變更目標的可能，因此，現在正是火伴的希特勒與史太林，那時，也有反目的可能。這一機緣，現在已逐漸發展，到了成熟時機，歐戰的交戰國與中立國，將會連絡一致，而向蘇聯發動。遠東的問題，也將先於，或後於這一醞釀之成熟，而得到解決，然後也就參加了這一新的戰爭了。

(十二月十五日)

波羅的海與蘇聯

一 匡

波羅的海沿岸三個共和國，愛斯托尼亞，來特維亞立陶宛和他戰後新興國同是凡爾塞和約創建起來的。她們和波蘭一樣處於許多盟國之間，立國極爲困難，在歷史上立陶宛人因爲害怕俄羅斯西日爾曼會經和波蘭合併組成一個國家以資兩面抵抗，前一世紀她們曾依次輪轉於德意志人，波蘭人，瑞典人，俄羅斯人統治之下。戰前他們都是帝俄之一部，德意志想恢復條頓民族對波羅的海的統治，便是第一次大戰時德波突衝的要因，所以這三個小國始終在德俄兩強威脅之下過他們的生活。

歐洲的小國多因大國間的緩衝而產生，因大國間的均勢而圖存。德意帝國崩潰時，蘇俄的軍隊便向西向波羅的海沿岸發展，協約國方面既不願德意志統治波羅的海，又怕蘇聯的勢力太大，他們希望在德俄之間有一緩衝國家以供他們隔離，於是便積極援助愛斯托尼亞，來特維亞，及立陶宛之建國。這些國家的武力本不足恃，他們建國之初即靠凡爾塞條約之維繫，實則是協約國中強國之支持才能繼續存在。

蘇聯以扶植弱小民族自任，事實上從革命以後在此次瓜分波蘭以前也的確沒有相反的證明。這樣一來波羅的海沿岸的小國對於蘇俄的恐懼漸漸消滅。代之而起的是德國的恫嚇。這三個小國內也都有德國人之少數民族，希特勒不僅主張征服東方，更刺激來特維亞及愛斯托尼亞之國社黨發動革命，他提出了「保護種族利益」的口號，鼓動各該國內德人少數民族分離運動，其中最主要是米爾爾宗等問題，一時甚感嚴重，同時他們看出凡爾塞條約已被撕破，協約國中之大國如英法等實不能援助弱小的國家。這國靜悄悄的入了虎口，阿比西尼亞以小不能敵大，被人犧牲，西班牙雖經混戰結果仍轉變了方向，捷克斯洛伐克也因英法之坐視而亡了國。這樣使波羅的海的國家們更

傾向依類蘇聯。但是他們也知道蘇聯之不能援助西班牙，捷克正和英法相同。依賴一方面會強迫他們作各種形式的同盟，這會使他們捲入列強衝突的漩渦，因此他們使積極採行一種嚴正中立法策，與蘇聯訂了互不侵犯條約以後，並企圖與德國來一個同樣的協定。這樣一來德俄兩方，任何一方面侵犯了他們，另一方面一定會強烈的干涉的。在這樣的均勢下他們外交政策便成功了。所以當着蘇俄在與英法交涉中要求在波羅的海自由行動時，來特維亞及愛斯托尼亞知道德國必將贊助他們便反對所提出之保障計劃。這便是他們中立政策成功之一證。

蘇德攜手以後局勢馬上就改變了，蘇德兩國改對立爲合作，波羅的海三小國之分離的外交政策立即破壞。波羅的海方面，希特勒已讓斯大林單獨去經營，這有下列事實可證。

十月七日德國向來特維亞，愛斯托尼亞，立陶宛三國要求將各該國內德國血統少數民族之願歸祖國者運回德國。此時蘇聯軍隊已在侵佔波羅的海根據地之途中。波羅的海德人還來聞知已有四十二艘德國兵艦駛入波羅的海各要港。第一批運回之德國少數民族共十一萬五千人。其中來特維亞之德人以利加（Lithuanians）爲多，此處德人多爲古代商人及條頓騎士之後裔。愛斯托尼亞之一萬八千德人中已有一萬五千離去歸宗。立陶宛有三萬德人，多係農民和工匠，也是戰時德國所必需的力量。其他波羅的海德人均係富商和地主，因此三小國之經濟結構，由於德人少數民族之撤退而削弱。

這些德人少數民族之撤退，表示斯大林不許希特勒於波羅的海國家中留一點保護少數民族之口實，也表示希特勒讓斯大林於波羅所自

由活動。

最近斯大林召集愛斯尼亞外長塞魯特 (Karl Selter) 到莫斯科訂定一種「互助」公約，來特維亞外助長馬特 (Vilhelms munters) 也於十月二日抵莫斯科，與斯大林及莫洛托夫談話以後也於五日訂立一個十年期的蘇來互助公約。這個公約讓蘇俄在 Libau 及 windu 兩不凍港建海空軍根據地，並且利加灣築砲台。立陶宛外長額卜塞 (Juozas urbsys) 於三日抵莫斯科，他要求歸還立陶宛故都 Vilna，蘇聯則希望取得經過立陶宛領土到此故都之鐵路權，再加上鐵路沿綫之駐兵權。十月九日即有俄軍八千經過愛斯尼亞邊境進駐於 Narva 之海軍根據地，為新條約之履行的初步。

就波羅的海的三小國立場論這些條約的訂定與從前完全不同了，條約中完全接受了蘇聯的要求，蘇聯得了許多軍事上和其他的利益，三小國的國防將無由設施，此三國將完全在蘇俄控制之下。但在來特維亞，愛斯尼亞和立陶宛看來這樣還可以苟安，愛斯尼亞的領袖報紙說：「假設我們的東隣注視波羅的海上戰略和政治問題的解決為可避免時，那麼最好是在危險的大火起來以前把他解決了」有些人也以為蘇聯與波羅的海沿岸國家已訂和平條約，所有蘇聯之重大利益均包括於條約之中，蘇聯便無理由再違反他自己的簽諾，這些條約實是蘇聯對於來特維亞，愛斯尼亞和立陶宛之自主再加一次承認。實則這種看法太拘泥了。蘇波至不侵犯協定之下可以瓜分波蘭，蘇芬互不

侵犯協定可以隨時片面的廢止，而進攻芬蘭，為什麼對波羅的海的三小國便必須履行簽字呢？這實不足拘束蘇聯至為明顯，但是波羅的海的外長來，附出一些宴會的筵席，便可如願以償，又何必一定要這三國名義上隸屬蘇俄呢？德國勢力既已退出，祇要這三國不被英法方面拉去，（現在已套上鎖鏈。不能自由轉變了）豈不是任蘇聯之為所欲為了。蘇俄已控制其軍事要塞，如有需要自可隨時佔領。

蘇俄這樣的制服了波羅的海，實是德蘇互助協定成果之一。這樣蘇聯已恢復了戰前帝俄時之地位。在波羅的海得了一羣根據地如 Oesel, Bago 島及 Windau Libou 等地，保障了列寧格勒的南面，取得 Kronstadt 海軍根據地使他有恃無恐。立陶宛與蘇俄之租界構成一個砲地帶可以阻止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德國人那樣的攻擊，可以阻止任何企圖登陸之對波羅的海沿的攻擊。第一次世界時德國海軍從未向俄國之北波羅的海進攻，其理由即俄國有砲臺環繞那狹仄的海路，帝俄崩潰乃因陸軍失敗，於一九一九到一九二〇失掉波羅地海之根據地，英國的勢力才申張到來。蘇俄取得波羅的海的控制權，現在對芬蘭的戰爭上就有用了。波羅的海一經落在蘇俄手中，芬蘭之海外援助便祇得專靠瑞典挪威之路，北面深入北極圈之港口究無多大用處，阿蘭島 (Aland Is) 一經佔領，芬蘭的海路便極危險。如果芬蘭淪入蘇俄手中，則蘇俄的北面安全了，那麼歐洲的風雲便由波羅的海而轉向黑海了。

蘇聯與遠東

張爾伯

德蘇協定之簽訂，與史大林進兵瓜分波蘭，使得舉世對於蘇聯的印象，都日日變壞。不過，在歐洲，因為英法尚希望可與蘇聯經由一種迂迴的路線，得到某種妥協，所以，英法方面對於蘇聯的惡感，尚勉強抑制住，沒有發作。於俘虜了波羅的海諸小國以後，史大林又公然進兵芬蘭，這纔引起英法方面的憤怒。歐戰的區域，固因蘇芬交戰而不免擴大，但世界各國反對蘇聯的空氣之形成，確又使得這次歐洲戰爭，隨時有改變性質的可能。

雖然歐洲與美洲方面，逐漸對蘇聯增加敵意，不過在遠東方面，則呈顯出另一種現象。

那個從來以反共自命，且曾與德意簽定防共協定的日本，在德蘇結合時，雖然會對德國表示憤慨，但他對於蘇聯，確沒有增加敵意。相反的，在蘇日雙方要求之下，先解決了蒙古與東北邊境上的諸軍事戰爭，繼之以對界問題的談判。在蘇聯進兵芬蘭，已被世界攻擊之時，日本對於蘇聯，並沒有像意大利那樣，表示憤怒，更沒有像英法與美洲各國那樣，在正義的觀點上，表示其不同情。在蘇聯的主動之下，蘇日間反而先行解決許多懸案，例如所謂一年一度的漁業問題，便在蘇聯的長期協定之賄買形式下，蘇日正在接洽着，其他如商務協定，也必然的要在最近加以討論的。他如互不侵犯協定問題，在另一種國際局勢下，也似乎有走上議程的可能。這一點，並不是兩國的基本國策問題，而只是國際間暫時利害的問題。

日本，在過去，總是以反共反蘇先鋒自命的，現在舉世都逐漸走上反蘇之路，日本何以反不表示，反而與蘇聯接近，甚且有人提議要與蘇聯同盟呢？

顯然的，這是對於英美，特別是美國的要脅。自中日事變以來，

美國對日本的感情，便逐漸變壞。反共公約無效，美國就認為壓迫日本的机会已到，於是一改其過去準備隨時與日本討論修改條約的態度，而積極的廢棄美日通商條約，以求日本之改正損害美國在華利益的暴行。不久，格魯大使，又發布了有名的強硬演說。這樣，美國的壓力，是施展出來了，日本理應有所覺悟與改絃更張。可惜的是美國的態度，聲勢重於實際，而國際環境的變化，特別是蘇聯的惡行之持續，與蘇聯對日之要求妥協，使日本又暫時無需急於向美國低聲下氣，反而可以藉此更要脅一下。這樣，日蘇接近的姿態，便逐漸表現出來。如果美國不能於聲勢以外，與日本作積極的邦交的調整，而只是以斥責制裁等呼聲來對付日本，則日本與蘇聯的接近，並不是沒有弄假成真的可能的。

在中國，重慶政府，也因為蘇聯的有名無實的援助，與國內共產黨的叫囂，而不肯開罪蘇聯，不肯對於那個被壓迫的弱小民族芬蘭表示同情。甚至最近國聯會議席上，討論開除蘇聯會員籍時，中國亦未以自己的被侵略的地位，而表示其對於侵略者的憤怒。一般共產黨及其走狗，則更公然的按照莫斯科的訓令，以蘇聯公民自居，替那個混世魔王史大林辯護，其言論之無恥，我們不願再加斥責。

總之，在目前，歐美各國，都已逐漸增加對蘇敵意之時，獨獨只有遠東的兩個正在敵對中的國家，還沒有鮮明的表示出敵意，反而日本逐漸表示與蘇聯接近，中國則在無能力，無遠見的軍人手下，繼續的抓在史大林的尾巴上。但是，這種情形，並不表示蘇聯已可左右遠東的局勢。蘇聯正在利用日本以反對英美，正在利用中國，以助使其對日妥協之易於成功，政策的自利性，是極端顯明的。在何方面來看，蘇聯在遠東的地位，目前只是一個搗亂份子，而不是一個有積極作用的傢伙。解決遠東問題的關鍵，還在英美手中，他們只要不逼使日本與蘇聯結合，弄假成真，則遠東問題中，蘇聯搗亂的機會，也就減少了。

和平建國偉業中國國民黨的地位

曾寒冰

三年來的抗戰是國民黨領導，這是任何人不能否認的事實，現在客觀條件需要和平，需要以和平建國，這運動中國國民黨的地位又是怎樣呢？

我們已經指出中國國民黨是一個超階級的民族性的政黨，中國的社會，還沒有發達的民族資產階級可以產生一個強有力的資產階級性的政黨來支持國運，同時工人階級也沒有成熟到可以產生一個強力的無產階級政黨的程度，客觀現實存在的國家民族條件，需要對外代表民族國家利益和求致民族國家地位獨立平等，對內能調和全民族國家利益和堅強內部統一的政黨，國民黨即是上述外部內部需要的條件之下的產物，她之所以成爲中國惟一大黨的緣故，亦即因此。

國民黨既然是超階級的民族性的政黨，代表着整個國家民族利益，所以在抗戰與和平的事業上，國民黨均以主導的姿態出現，現在抗戰離開和平不能收抗戰的善果，前此和平離開抗戰必將成爲屈辱的和平，國民黨站在民族國家利益的立場上與在實踐建國運動的過程中來把握外部內部的有利條件來對於和平建國事業邁進，是一種必然的趨勢，同時也是國民黨所必須擔負的一種任務。

在抗戰期間，國民黨的地位是人所週知的事實，離開國民黨抗戰不能想像的這一事實，連共產黨也不能不加以承認。但現在的客觀環境需要和平建國，國民黨爲適應環境起見，曾在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裏修正黨綱，確定以後推進黨政的大計，在大會宣言裏明白宣稱開放黨禁，邀請各黨各派共同參加政府組織，集中黨外人才以策進和平建國事業。這以後，國民黨的地位有怎樣的變化呢？又國民黨的這種變化有不有黨的主義和總理遺教作根據呢？

國民黨在這次六次大會裏面，對於政府的組織，採取下列的兩種主張的。是與過去是稍有不同的。

第一是廢除過去一黨專政的積習，使政府成爲各黨各派的領袖和有志之士的一個共同組織，集中力量收拾時局，再度鞏固國家基礎，確立近代的政治機構，宣言說：

「本屆大會特鄭重宣佈，授權汪同志，延請國內賢志之士參加中央政治委員會，前此中央政治委員會政治之最高指導機關，其人選限於黨員，今當破除此例，以收集中全國人才之效，……本黨願以至誠聯合全國有志之士，不分派別，共同負收拾時局之責任。」

根據黨的決議，今後中政會的組織，便在民主精神和人才主義的原則之下，成爲各黨各派的政治領袖共同結合，過去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均限於黨員和對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的關係，至此也有着變異了。這有什麼黨的主義和總理遺教作依據呢？

本來在一個非常時期裏面，由各黨各派共同合作以解決國事，歐洲各國近來是常見的事，總理生前主張和平統一主張召開國民會議時就是主張由各黨各派各團體舉出代表出席國民會議共同商決，所以說：「我所主張和平統一的辦法，是開一個國民會議，用全國已經有組織的團體舉出代表出席國民會議，大家商決國事。」（學生須贊成國民會議的演講），這是總理當時用和平民主統一國內的辦法，現在在國家民族瀕於危亡之際，依據總理的這種精神主張由各黨各派組成中政會以共同負責解決國事，尤有其迫切的需要。

第二是作爲中央最高政治指導機關的中央政治委員會既然由各黨各派來組織，國民黨是不是要喪失牠已取得的法律和政治的地位呢？

不，決不。因為客觀的條件決定着一方面固然要由各黨各派來參加政府組織，但仍不能不是國民黨中心。這不並國民黨自己的爭取，而是由中國社會政治和歷史的條件決定的。第一是中國社會歷史的條件使國民黨肩負着歷史的使命，牠提倡民族主義，推翻君主專制，打倒封建的地方割據，向近代統一的國家邁進，同時推進民權和民生之建設，以充實近代國家的真實的內容，而對於二千多年來君主專制下的中國完全是前進的革命的加以改造，因此國民黨事實上便成中國惟一歷史悠久和力量強大黨員衆多的大黨，任何國內的其他政黨都不能與牠比擬，第二是三民主義思想已經深入人心，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的文化精神均相吻合，而對社會政治經濟的各種和平改造政策又恰合中國國家的需要，人民對於三民主義的信仰之深入，任何黨不能和牠並論，第三是國民黨和由國民黨所建樹的國民政府已久為中國正統的唯一的有法律地位的黨和政府，這次爲了恢復和平，用和平建國的途徑來拯救國家，必須由汪主席改組這個政府以爲主體，因此和平建國的事業，雖然要由各黨各派以至於無黨無派的有志之士來參加，但事實上也非由國民黨領導不起來，所以以後的政治和實際的政治組織仍然是國民黨中心，這完全是一種客觀條件需要的事實，國民黨爲着克盡其自身歷史的使命，也決不能逃避這種艱鉅的負擔。

在上述的一個政治轉換之下，國民黨有牠的地位，各黨各派也有牠的地位，這個轉換有幾點重要的意義和作用。

(一)由於由各黨各派的合作，力量加強，意見集中，許多政治上的雜關可以打破。可以收拾戰局。

(二)由於仍然是國民黨中心，所以政治上仍然有一個主體，不致於陷入羣龍無首的狀態。

(三)各黨各派以至無黨無派來參加政府組織，牠所表現的意義可以說是符合於民主的精神。從此邁進，以建設民主政治的基礎，發展民主政治的組織。完全成爲一個健全的民治國家的目的，也可達到。

此外還有一個小的問題，即是：政府將組織一方面是由各黨各派以至無黨無派來參加，另一方面是國民黨主體，但有什麼方法可以保證黨派之間不致發生裂痕呢？可以保證這樣的政府組織可以有健全的體制呢？關於這一問題，我們以爲是無足慮的，因爲就大的前提而論，有民族國家共同一致的利益存在，在民族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的必要條件之下，黨派之間只有精誠合作才各有各的出路，各有各的發達，合此一切無從談起，其次是國民黨是主張民主的，對國事的意見，各黨各派均能經此方式以發揮其充分的主張，不致有所壅塞。有這些條件，我們是可以保證各黨各派可以合作，而由國民黨爲主體與各黨各派共同參加組織的政府，亦必可以成爲健全的政府。進而完成和平建國的大業。

這是各黨各派必須抱最大的決心用最大的努力來邁進的事業，國民黨尤其應該如此，能够有這樣的決心和努力，和平建國偉業必然可成，各黨各派與國民黨都有其光輝的前途。舍此之外，黨派與國家民族都只有慘淡的命運，是不堪想像的。

和平主張的幾個階段

曾芝生

在舉國意氣張與無知狂吠到處喧嚷的時候，我們不惜毀譽，不顧成敗，不顧一己的利害，來公開主張和平，我們爲的是什麼呢？爲的是國家民族的生存。這一點，在我們發表的許多論文裏面曾經詳細的述說過，我們知道深識的愛國之士和後世的歷史家必然給予我們深切的同情的，在這裏，我們再加以提及的是我們和平主張前後發展的幾個階段，現在分說如下：以貢獻於全國同胞之前。

（一）戰前備戰避戰的見解

一個積弱已久剛剛開始圖強的國家，保持國家一貫的和平，從獲得和平的保障以從事建設，毫無問題是完全正確的國策，就總理遺教和整個民族主義的指示來看，以和平謀統一，以和平奮鬥救國和以和平恢復民族的地位，幾乎隨地都已談到，國民黨的人無論如何應該明白這一點；就整個國內外的情形來估量，稍有知識的人，也應該明白這一點。所以在戰爭未爆發以前，我們主張積極備戰，同時極力設法避戰。積極備戰，乃是作萬不得已時的準備，即是在求和不成，不戰便喪亡國時來實行的最後防禦，至於主張要力求避戰，則仍然是追求上述的正確國策，使建國事業，不致半途而廢。無如當時的情勢，內則共產黨和無知狂妄的人民陣綫派逼迫政府作戰，外則日本的壓力亦毫不放鬆，結束因爲中日雙方處理事變的失當，在日本被迫而欲對華長期作戰，在中國遂不能由備戰而避戰，反而逼上長期抗戰的道路，陷國家於破壞的深淵。

（二）抗戰期中的反對濫戰

戰事既起，我們支持抗戰。我們以爲民族國家利益高於一切，反對任何藉抗戰之名以圖破壞統一發展一方面私圖的陰謀，反對無條件的焦土抗戰，反對零亂的禍民有餘而抗戰不足的游擊戰術，從歷史

的社會經濟的事實和條件，指出上述的幾項事情，實有破壞社會破壞國家的極大的危險因素。對於國際和外交運用方面，我們指出和平陣綫，民主陣綫，和集體安全政策，都是靠不住的，極力主張站在民族國家利益立場來奉行自主外交，我們目的，是欲說明國內外現實存在的環境和條件，不宜於所謂「抗戰到底」，所謂「長期抗戰」，在「抗戰到底」和「長期抗戰」的這種空洞的口號實行無意義的焦土政策和無秩序的游擊政策，實際只是一種濫戰，我們反對這種濫戰，所以時時在指出客觀真實的事實，希望促成戰爭適可而止的結束，光榮有利的結束。

（三）現在的反對濫和

濫戰的結果是什麼呢？我們知道，將來的事實也要證明，決不是最後的勝利，而是濫和。爲什麼是濫和呢？因爲濫戰所召致的現象，將來必定不出下列幾途：

（一）濫戰下去，等得到底之後，不但無和的本錢，連再要濫戰的本錢也後有。

（二）濫戰下去，淪陷的區域愈大，亂象愈多，將來既無力維持統一，復無維持偏安，連和的主體也站不住，中國只有漫無系列的混局。

這樣，將來是要和不能和，然事實上是和固不和亦和，這不是濫和是什麼呢？說者必將謂日本亦必吃大虧而無法可以收拾，這也是事實，日本濫戰的結果，也必然是要這樣的。但我們決不可拿日本的吃大虧，當作我們的獲大利，日本的無法收拾，當作我們的有法復元，事實是這樣：日本吃大虧，中國要吃更大的虧；日本無法收拾，中國更無法收拾。

這便是跟着濫戰而來的濫和，我們反對這種濫和。
 我們第一步是盼望重慶政府及時而和，如果重慶能和，中國民族不致被奴善，國家的統一可以確保，那末我們就是終生亡命顛沛，我們有無窮的快慰，因為犧牲的只是我們個人而不是整個民族國家的利益，但如果重慶政府執迷不悟或是不和的時候，那我們爲着國家民族的利益，決不能坐待濫和局勢的到來。而必須有所舉動，世界各國間戰爭發生之後有通例的，第一是改組政府，從事講和，第二是推翻政府重新建設政府從事講和，前者例子很多，不必細舉，後

者如大戰後的俄國，即是一例。我們是國民黨，中國國民黨是惟一有法律政治地位的黨，國民政府是國民黨建樹起來的，因此站在黨國的立場，我們將斷然採取前種途徑。
 以上所述，便是我們和平主張的幾個重要階段。我們的主張可以與國民公開相見，牠是否正確，有明達的國民在，有後世公正的史家在。我們對於一時的毀譽與污蔑是毫無容心的，不過同時爲着國家民族的利益，我們這種主張也是毫不放鬆的。

德國的煤炭

煤與鐵爲戰爭之原動力，下表中可看出德國煤炭狀況。德國煤炭生產量（單位千公噸）（採自The Economist）

國名	（平均）		（六個月）		（平均）	
	一九三五—三七年	一九三八	一九三九	一九三五—三七年	一九三八	
煤	一九三五—三七年	一九三八	一九三九	一九三五—三七年	一九三八	
褐炭	一六四、四一〇	一八六、一七九	九四、〇六〇	一七五、五七五	二〇二、一七九	
褐炭與煤相當之量	三六、五〇〇	四一、一〇〇	一〇五、七六〇	一八三、八一五	二二二、九九八	
總計	一九八、四六五	二二七、二七九	二一七、五六〇	四一、〇〇〇	五〇、一〇〇	
德國煤炭對中立國的輸出（單位千公噸）	一九三五—三七年（平均數）	一九三八		一九三五—三七年	一九三八	
比利時，盧森堡，荷蘭	九、八一九	二五、八		九、二二五	三五、八	
丹麥，瑞典，挪威，芬蘭	一、四〇六	五、一		一、八〇九	七、〇	
立陶宛，拉特維亞，愛斯托尼亞	〇、一二四	〇、五		〇、〇九二	〇、〇	
匈牙利，羅馬尼亞，南斯拉夫，保加利亞	〇、五四五	二、〇		〇、六〇一	二、〇	
意大利	七、二二六	二六、四		七、四〇二	二八、〇	
中立國總計	一九、一二〇	六九、八		一九、一二九	七三、九	
輸出總計	二七、四〇七	一〇〇、〇		二五、八四三	一〇〇、〇	

日本戰時財政經濟之總觀察

孫銳初

中日戰爭發生到現在已有兩年多了，日本對於戰費的支出數目已是驚人，以一貧瘠的蕞爾島國，在經濟方面，竟如何地在支持此次戰爭，確有值得吾人注意研究之處。當戰幕揭開後，國人即滿望日本經濟崩潰時期的降臨；雖然在這兩年中，日本的經濟會經過過許多的荊棘，潛伏着重大的危機，但希望終歸是希望，崩潰是否可能，自難妄加預斷。這裏擬站在客觀的地位，將日本籌措戰費的情形作一簡單的分析，俾可明瞭日本的財政經濟已到了如何的程度。

日本戰時的國家預算

一國的預算，可代表該國的收入與支出情形，所以吾人若欲研究日本的經濟實力及其嚴重的程度，非細察日本的預算不可。

日本財政年度是從第一年的四月起至第二年的三月底止。其國家預算除一般會計（皇室費，外務省，內務省，大藏省，陸軍省，海軍省，司法省，文部省，農林省，商工省，遞信省，拓務省，厚生省）鐵道省係特別會計）外，尚有特別會計三十九類：

一、外地特別會計

朝鮮總督府，台灣總督府，關東局，華太廳，南洋廳。

二、官業特別會計

陸軍兵工廠，海軍工廠，千住製絨廠，海軍火藥廠，海軍燃料廠，專賣局，印刷局，造幣局，帝國鐵道，朝鮮鐵道用品資金，台灣官設鐵道用品資金，米穀帶給調整，大藏省預金部，簡易生命保險，朝鮮簡易生命保險，郵政年金，健康保險，家畜再保險，勞働者災害扶助責任保險，絲價安定設施，森林火災保險，漁船再保險。

三、文化設施特別會計

帝國大學，官立大學，學校及圖書館，教育資金，對華文化事業，教育改善及農村振興資金。

四、管理特別會計

國債整理基金，公債金，國有財產整理資金，金資金，海軍工廠資金。

五、臨時軍事費特別會計

上列特別會計三十九類中，絲價安定設施特別會計，森林火災保險特別會計，漁船再保險特別會計之三特別會計，係在第七十屆日本帝國議會中新設者，金資金特別會計係在第七十一屆議會中新設者，臨時軍事費特別會計則係在第七十二屆議會中新設者。

右之特別會計三十九類，再加以一般會計共為四十會計，此即日本國家財政之全貌。

由此可知，戰爭發生後新設的臨時軍事費特別會計，即是日本對此次戰爭的直接戰費。

中日戰爭發生於昭和十二年，所以日本在昭和十二年以後的預算即可認為是日本戰時的預算。茲將昭和十二年，十三，十四三年度的一般會計預算與臨時軍事費特別會計預算表列於下：

一般會計本預算額（單位千圓）

昭和十二年度	二、八一三、九三七
十三年度	二、八六七、七九六
十四年度	三、六九四、六六六

臨時軍事費特別會計預算（單位千圓）

	自昭和十二年度一般會計中移入額	第七十二屆議會通過額	第七十三屆議會通過額	第七十四屆議會通過額
陸軍	三一三、三〇六	一、四二二、七二二	三、二五七、〇〇〇	三、一四五、〇〇〇
海軍	一〇四、一〇〇	三四九、九五八	一、〇四三、〇〇〇	八一〇、〇〇〇
豫備費	一〇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	五五〇、〇〇〇	六五〇、〇〇〇
共計	五一七、四〇六	二、〇二二、六七一	四、八五〇、〇〇〇	四、六〇五、〇〇〇

上表所列一般會計額係本豫算之數字，因每年度尚有巨額的追加豫算，故昭和十二年度之豫算總額應為二十九億八千一百萬圓，昭和十三年度應為三十五億一千四百餘萬圓，昭和十四年之本豫算額若加以第七十四屆日本帝國議會所通過之二號追加豫算十一億零九百八十七萬五千圓則應為四十八億零四百萬圓。此數目如果和戰爭未發生時之昭和十一年度之二十三億七千二百萬圓相較，則可知日本財政膨脹之速。

其次再將上列之臨時軍事費豫算額加以總計，可知戰爭尚僅兩年餘，而日本軍事費已達一百九十九億九千五百零七萬七千圓。回憶一九四年甲午戰爭時，日本所耗軍費僅為二億圓，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時，日本以十七億圓之軍事費擊敗帝俄；而此次之中日戰爭，日本對戰費之支出幾已達一百二十億圓，此巨大的數字，實在使日本當局感到苦悶的。

日本對於戰費的負擔，不能不算重了，以一貧瘠的國家如何能來籌募牠的戰費，這也正是吾人所欲研究的。吾人知道目前成爲日本戰費主要的來源，惟有舉債，增稅，與增發紙幣三途；現在試逐一略加分析之。

(一)舉債 日本在昭和四五年井上財政時代，國債僅有五十億餘圓(國內公債四十四億餘圓，國外公債十四億餘圓)。自昭和六年東北事變以後，日本財政即呈膨脹，公債發行額每年幾皆有十億圓之增加，結果日本國債額累積，至昭和十二年三月末，日本國債總額已達一百零五億七千四百萬圓。但自中日戰爭發生後，日本爲支出巨額的戰費，又不得不發行公債，至昭和十四年三月末，日本國內外公債竟達一百七十三億四千四百萬圓之鉅。較之昭和四年三月增加三

倍。此外若再以米穀證券四億八千五百萬圓，則達一百七十八億三千萬圓。這尙是昭和十四年三月末的數字，若再以昭和十四年度公債預定發行額七十八億九千二百萬圓，則日本至昭和十五年(一九四〇年)三月末，公債累計額將突破二百億圓，而達二百五十二億三千六百萬圓之鉅。

據統計昭和十二年末，日本國民平均每人負擔公債已達一百二十六圓四角，利息負擔五圓二角二分，故此後日本國民負擔公債將更加重。若與吾國國民負擔之公債數(每人平均僅十三元)相較，實有天壤之別。

此巨額公債的消化，目前亦無從昔的順暢，因當東北事變以後，日本適值物價低落頗激工場緊縮之時，日本金融機關又不能脫離恐慌以後之警戒心理，仍不敢放款於工商事業，因之百業蕭條，社會頓呈不景氣現象，當時日本之高橋藏相，爲匡救時艱起見，爰發行赤字公債藉以彌補東北事件費及其他財政之不足；但當時日本之工商界已極不景氣，自無力消化此項公債，於是日本政府將此項公債先歸日本銀行承受，日本政府乃將資金當作人事費用費撤布在產業界，藉以振興產業，但產業界利用此資金，僅回復勞資雙方至當初的狀態爲最大的限度，不需要新的固定資本。於是產業界即將所撤布之資金當作儲款，大部份仍行歸還金融機關，而金融機關又因無適當之放款事業，則專以國債之投資，日本銀行前所承受之國債則由銀行或其他金融機關承購而去。所以在當時，國債之消化，可以說是自動的且極自然的，並未引起其他的副作用。但此完全是平時的現象，自中日戰爭勃發後，日本已進入非常時期中，日本政府所撤布之資金，除一半歸還金融機關外，其他一半須用以擴充生產力，同時由產業界歸還金融機關

歐洲局勢的回顧與展望

史菁

歐洲揭幕之後，國際形勢的惡化，以及其趨勢的逐漸將戰爭範圍擴大，已經成爲舉世所憂的國際間唯一大事。不論任何一個國家的人民，祇要他們的智識水準能使他們明瞭今日的國際情形之有連帶性而不可分爲彼此獨立的關係者，都必對這次歐戰的爆發感到極度的不安。

我們這種局勢我們須要加以了解，爲着便利研究起見，權且把歐洲國際間的形勢，劃作兩個時代來說。一個是戰爭爆發前的「舊時期」(從一九三七年起，至戰爭爆發時止)。一個是戰爭爆發後的「新時期」。(從戰爭爆發後至目前止。)

在「舊時期」裏，歐洲的國際形勢，以最簡略的分析法來觀察，可把德、意、蘇作一個集團，把英、法、美、蘇又可劃作一個集團。雖然英、美、法、蘇的意見未必一致，但總算是站在一條反侵略的陣線上。再經過西班牙問題的磨擦，德蘇的仇視便與日俱增，益形水火。於是，德國在西面擺出「雄姿」對蘇聯作武力的示威之外，更老遠地拉着遠東的日本去參加他們的「防共協定」。預備一旦對蘇發生戰爭之後，可以在東方要求日本盡「防共協定」的義務，而給蘇聯以「東西夾攻」之攻勢。在蘇聯，自然亦不願有所示弱，除其本身的「軍事經武」之外，便利用宣傳的力量不斷地挑起國際間對德國的反感。不論彼此的輿論界甚至代表國家的發言人，每每針鋒相對，大有不共戴天之慨。然而畢竟蘇聯對於侵略領土野心是無法再事容忍了。到後來，祇要德國願以侵略所得的贖物與彼平分秋色，他便不妨「盡棄前嫌」，共同合作。結果，出乎人所意料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像晴天霹靂般的宣告簽訂了。於是德波問題立刻就在「德蘇互不侵犯條約」訂定後之不久爆發了。我們都知道，德國的企圖染指波蘭，已

不是一日的希望了，祇是東面有蘇聯的仇視，自不能無所顧慮，如今蘇聯既然願意而且希望在「平分秋色」共同分贓的原則之下瓜分波蘭，那麼既達心願，又獲領土，又何樂而不爲？否則，儘任希特拉對波蘭的企圖是少急切，但是波蘭的命運，是無論如何，或就在時間問題上，也不會遭遇到如此迅速與慘痛的結局。

從這一個橫斷面的偵察結果，我們所得到的結論是希特拉的侵略行動實在是在爲蘇聯的領土野心所促成的。我們如果把引起歐戰的罪責放在希特拉的頭上，那麼毋寧把這罪責放到史太林的頭上。原因是史太林如果俱有保障和平的誠意，他是絕不應該和他所仇視且有宿怨的德國簽訂互不侵略條約而爲侵略者解除多方的顧忌，誠然，蘇聯不會直接援助侵略的行動，但他至少推御不了爲侵略者大開方便之門，要負上「幫兇」的罪責。所以，歐洲和平的被毀，實際上是毀在蘇聯的手裏，這是無庸諱言的。而一般輿論對這情形的批論却全然不如此，正相反的，是希特拉犧牲了實力換來的是除了芬蘭的半個領土之外，還得到「和平罪人」的臭罵。立於「唆使犯」的蘇聯，却無所損失地得到領土之外，竟逍遙法外，躊躇滿志。宜乎事後的德國人民，竟因此大爲震怒了。

雖然，在德蘇瓜分波蘭成爲事實之後，世界的觀察對蘇聯已往的「自我宣傳」便更進一步的認識了。但是在蘇聯却爲了所獲土地仍不足以滿足他的慾望，跟着便不顧一切地索性揭開了他多年來用以迷惑一般弱小民族的假面具——「扶助弱小民族」，而對芬蘭毅然出兵以求「侵略傑作」的重演。於是，歐洲的整個局面，便由較小的戰爭圈內擴大了可憎恨的屠殺範圍；換一句話說，也就在歐洲的和平前途，種下更可怖的戰爭禍根。我們不問這一次蘇芬糾紛的起因是否果如蘇

聯片面對國際間宣稱所謂：「列寧格勒受着芬蘭的嚴重威脅，而非蘇聯所能忍耐，」但我們却無從相信，實力要比蘇聯小多少倍數的芬蘭在毫無背景之下敢威脅蘇聯的安全。其實呢？我們衡諸常識，一個力量較小的國家對強者就不能使用「威脅」兩字。同時，強者與弱者之間，祇有強凌弱，象暴寡的事實，絕未有弱如今日蘇聯所云之種種。然則察其究竟，這當然非是實行侵略的藉口而已。有如此事實，又有如此證據，不管第三國際者能用任何方式，再來花言巧語，企圖粉飾這種罪責，而除共產黨徒之外，決不能再在明眼人的面前重施其故技了。同時，由於這種事實的串演不息，我們是無法保證蘇聯今後的侵略行為會「適可而止」。也就是爲了這個原因，歐洲的和平前途是多麼的暗淡無光，人類幸福的被毀，自然也在乎侵略主義者的「爲所欲爲」，而絕無保障了。這樣的結果能否有一個轉機可爲這人類危機作挽救的狂瀾呢？有的，我們相信人類的本能會激起偉大的正義之感，爲要獲得和平，必然地會產生出巨大的力量來給侵略者予以打擊的。在歐洲這一支神聖的力量。唯有美國才能壓制蘇聯的侵略狂，所以蘇聯也早就把美國當作唯一的大敵。

但是問題并不就此結束了，原因是美國的傳統的孤立外交政策的堅持不動，便使我們懷疑到美國不會爲了歐洲的和平以及人類的幸福而毅然放棄成見，爲正義與人道的伸張而對侵略者予以還擊。這個問題，確實值得考慮的，因爲今後蘇聯的侵略不息是有希望英、法、尤其是美國起來倡導一條新的聯合陣綫，應用聯合的力量組成防止侵略的火網。那麼問題的伸張既然轉到這一環，我們的視線便該集中到美國的願否負起這種挽救人類文明廢絕的責任的問題上了。

其實，我們也祇需研究美國之能否堅持中立到底，便能得到明瞭的答復。所以美國的外交家，在口號上把防止戰爭作爲外交政策的目的。實際上，我們可以說他們的目的祇在避免自身的被捲進戰爭的漩渦而已。美國這樣的懷抱，就是美國自己也覺得太自私，太危險，因此，我們覺得美國這樣的主張，處在戰爭還在初期的時節，或許是可以以他們的中立法以及和平主義的保障來維持中立而不墮，但爭奪範圍擴大了之後，他就很有可能性給拉進戰爭的惡流，這是從正面觀察所得的結論。再退一步從反面來觀察，那麼聰明的美國，固然可以利用其中立政策而防止戰爭的蔓延到美洲。保持了美洲政治社會制度的

暫時安全。但是，這種行徑畢竟是不切實用也無法換得世界的和平，所以美國的這種希望將成爲白費的努力。結果，反而有違反了原來的目標的可能。這裏，就是說中立對於侵略者（如今日的蘇聯）反成爲最好的鼓勵。因而戰爭的擴大，必然會衝破美國這種理想的防綫。這樣的事實遠例有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即可爲前車之鑒。當一九一四年英國外長葛雷能明白的表示法國被攻，英國必予援助的話，德國也許不敢這樣較起戰端。因爲英國有維持中立的可能，這才鼓勵了德國的決心。結果，英國也不能避免戰爭。其實，一個國家發動戰爭，自然更勇於發動。再如較近的實例：德國進攻波蘭也未始不在這義者的一個立場中產生的反應。所以美國的中立政策，正好落在侵略主義者的圈套裏。侵略主義者祇希望當兩國間敵對行動爆發後，別的家立即從雙方退出。這就是侵略主義者口裏的所謂「中立」。當然這種的主張是完全有利於侵略主義者的軍事行動的。換一句話說，在某種武裝衝突中，只許侵略者與被侵略者的相戰，不許局外人有所過問，否則就不是「中立」。比方蘇聯以其強大的壓力加諸今日的芬蘭，芬蘭的失敗與蘇聯的獲勝當然是不用思索的。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便發覺到美國的中立政策，其基本概念顯然是一種錯誤的見解了。再舉一個例如：當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的時節，美國因中立之故而不能把石油禁止運給意大利。於是，意大利運用了美國的石油來發動飛機運了毒氣去屠殺阿比西尼亞的人民。結果義大利獲得了勝利，而美國却因爲中立，在事實上援助了侵略者得到了獲勝的條件。還有，在西班牙的內戰中，美國政府當然也是中立的。表面上他是不站在任何一方面去，然而在實際上這又是一篇「官樣文章」。事實是弗蘭哥從德國和意大利輸入他所需要的一切軍需用品以及數萬有訓練的軍隊，而西班牙的合法政府，依照國際公法，本是有權向任何國家購買軍需用品的，但却反而不能儘量的得到。弗蘭哥所不能從德意兩國中得到的東西，他都可以取給於美國。從這種事實的暴露，我們覺得美國徒然拘泥於形式和法律，却把現實完全放在腦後，結果便造成不平等的待遇。所以，我們從西班牙內戰的教訓中，覺悟到馬德里數十萬婦孺每天遭着轟炸和屠殺，美國是應該深自譴責的。因爲他自己也知道：弗蘭哥的勝利就是德意兩國勝利。同時，他們也還明白，

知道：弗蘭哥的勝利就是德意兩國勝利。同時，他們也還明白，

班牙事件不應視作一種孤立的現象。關於這，美國的政論家費斯沙氏（Louis Fisher）曾經發表過如下的文章：

「從一九三一年日本的佔領東三省至一九三六年希特勒的設防萊茵，釀成了一系列的事變，而西班牙叛亂就是大串事變中的一部份。這也是歷次法西斯主義成功的連續結果。……因而我們覺得侵略者的勝利如果不給予揭止，他必定還將繼續其侵略暴行。侵略小國之後，轉而侵略較大的國家，這是必然的。」

這確切的論斷用來觀察目前的蘇聯，的確是再切實也沒有了。所以，我們覺得美國對蘇聯的不斷侵略弱小國家的行動，依然保持着其中立的態度而不加開問，是必然將再履昔日對西班牙內戰時的覆轍，那是毫無疑義的。因為芬蘭被侵略的事實同西班牙事件一樣不能視作一種孤立的現象。美國自身亦知其唯一可靠的和平是世界的和平，那麼美國就絕不應再持孤立的主張，而應該協助愛好和平者阻止黷武者的暴行。換言之，在目前蘇聯瘋狂地侵略着各弱小國家的時候，美國就應該立即援助被侵略者，使其抵抗侵略的力量增強起來。應該援助為和平奮鬥的人民來爭奪克制黷武者的條件。能這樣也許在最近時期中就可以維持着歐洲的和平。否則美國對芬蘭的被侵略視作與彼無關的事，那麼事實上美國將成爲「幫兇」。對遠東的觀念，也應該俱有如此的精神，那麼世界和平的來日，自然就不遠了。

總括以上所述各節，我們這裏便發現到和戰前形勢不同的地方，這就是蘇聯從和平陣綫的崗位跳到侵略者的地位上去。既然有了這個轉變，歐洲局勢自然有重新整理的必要。整理的方法，便是愛好和平而注重文明的國家站在一條陣綫上，以集團的力量阻止黷武者的暴力。蘇聯在目前既無法諱言其侵略，那麼爲我們所應首先予以制裁的，就是蘇聯。也唯有聯合起來制裁蘇聯，歐洲的和平始能維護。這一種趨勢，我們覺得在將來是必然將成爲事實的。因此，我們爲着歐洲的和平前途，應該站在人道的立場上，來促醒美國的執迷不悟，使他放棄傳統的孤立主義。當然，這樣的手段並不能確定就可以避免了戰爭，正如德波事件發生之初，德國使用「和平攻勢」的失敗一樣，甚而或有因此而釀成更大的戰爭範圍的可能，也未可知；但是爲着和平而戰，畢竟是光榮的而且神聖的。同時，我們也認爲在必要時就唯有用「以毒攻毒」的方法來求人類永遠的和平。美國對這樣的見解，最近

以來誠然已經有了極大的進步，所以美國國務卿赫爾也會發表過談話，承認世界的任何一個地方發生了戰爭，都必然地會影響到美國，不是直接便是間接的。結果，美國的利益的損失，就無法避免。所以對孤立主義也已經感到難以再作運用了。美國如果能如此爲「大我」的和平前途，將壓力加在破壞和平者的頭上去，許或會給蘇聯一個打擊，而爲歐洲弱小國家的生存問題，安置一些保障。

國際關係的聯繫，既然是世界一體的，那麼歐洲局勢的變幻，自然也必然會影響到中國的問題上來的，何況目前的中國抗戰，是完全靠着外債的孕育呢？換一句話說，一旦歐洲各國，都積極地爲自己的生存在大量的備戰時，那麼中國的困難便必然地陷於「資源涸竭」的地步。在這樣情形之下，中國的抗戰前途是一定失敗的。到了那時，中國所處的地位必較目前兇險得多。結果則損失更大，反而封閉了可以獲得和平與獨立之門，那麼後悔當爲已成爲過去了。

不錯，我們同時也不能忽略了反面的演變，就是說美國依然保持着「中立」態度而不稍爲弱小國家的滅亡一張正義的懷抱，那麼蘇聯在歐洲的侵略當然是沒有鑿足之日，即對遠東和平，其威脅之勢亦將與日俱增，這是必然的趨勢。這理由便是蘇聯在歐洲有了把握之後，可以全力對付遠東了。當是時，我們是決沒有勇氣敢保證蘇聯不趁中國「精疲力盡」的時機，大肆侵略。其結果便「坐以待斃」，那也是無可懷戀的事。到了這樣慘絕的地步時，我們就會領悟到抗戰賜給我們的遭遇。所謂最後的勝利便成了一個死亡的結局。

最後，我們希望中國的人民，應該揭穿第三國際的陰謀而外，更應該解目前中國自身所處的地位。我們應該應用理智來處理現實的種種，決不應該祇憑一股情感的衝動，而不以中國五千年文化歷史爲可惜。孤注一擲，但求「個人英雄」的所謂「流芳百世」，當然是一件稱心快意的「個人主義」者所樂爲的事，但是我們一想到祖宗墓舍之存滅，五千年來黃帝種族的接續，却深覺能獲得不損權益的和平而和，則黷武妄行，必將成爲無可挽救的高年遺恨。我們雖然不敢自命爲「遠見之士」，但是坐視軍人誤國殃民，可得和平而不爲人民塗炭之苦而和，則不能再事緘默了。今日歐洲形勢轉變如斯，遠東局勢之移動，自亦爲一大好時機。所以深望國人瞭解今後歐洲形勢所趨之餘，更應進一步而爲中國自身的和平運動努力。

中日文化教育關係之檢討

徐公美

這是一篇來稿，與本刊的立場有許多是不同的。譬如說「中日教育一元化」，我們沒有這種主張，兩國的社會不同。國家民族所需要也不定一致，教育方面當然也很難「一元化」。「侮華」「抗日」的教育須要各自改變，這却是確實的事實，但我們認為與教育的是否一元化沒有絕對的聯繫。——編者

自汪先生倡導和平建國運動以還，四方同志以及有識之士，對於中日的政治經濟外交各部門的關係，羣起為詳盡的無私的論究，從而得以窺知過往癥結之所在，作今後調整上的依據，這誠然是可以慶幸的事情！但關於建國之本的文化教育方面，那麼這一種檢討工作，却比任何來得鬆懈，似乎應當表示驚異。固然，我們說只有文化教育確能建國，未免有些極端，但將文化教育，視為建國中的一大要務，想來誰也不能否認。方今和平基業，日漸鞏固了起來，我們為着澈底清算歷來中日兩國的磨擦起見，那麼中日間文化教育關係之調整，應該是當前乃至今後達到東亞永久和平的最基礎的條件。

中國新教育（學校教育）之從日本傳入，乃是兩國人士共同承認的事實。日本舊文化（東方文化）之從中國傳入，也是兩國人士共同承認的事實。

倘若沒有日本，則中國新教育不會發動；同樣沒有中國，則日本舊文化無由發生。

我們為使讀者對中日文化教育之關係，更進一步明瞭起見，在此將作個最簡要的分別敘述。

首先，中國新教育制度，根本不是自己創造，却由於外患壓擠出來的。我們不妨說，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開始，便是我們接受新教育學說的肇端。向來，中國是一個閉關自守的農業國家，對於外國人的工業文化，多少含有輕視與憎惡的意味；而外國人呢，也以爲中國是個地大物博，立國最古的國家，在平日既不相往來，因之也莫由窺知中國究竟有幾多的國力。這樣，中國便得與世界文明各國並存着，也從不會遭遇任何國家文化的波瀾了。但是自從十九世紀西洋工業國家

產業革命成功後，各國因生產過剩的原故，不得不注視到遠東方以農立國的古國市場，於是在威脅利誘之下，中國的海禁大開，由於彼此的貿易關係，而相互交通，因相互交通；而發生糾紛，因發生糾紛，而中國的缺陷，遂不能再事掩蔽。鴉片戰役失敗，中國衰弱的狀態，更全然暴露無遺了。自此以後，中國對於西洋人的文化，逐漸加以重視，同時自己固有的文化，也就動盪了起來，所有教育上由歷史傳衍下來的書院制和私塾制，便整個趨於崩潰，自信全失。在此場合，中國「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學說，盛極一時，便從隣邦日本將西洋工業國的教育制度，全盤無條件的間接採用了過來。這種新教育，既不是自己創造，當然「行之數年，卒鮮成效」曾經直接採用過英美德法各國的制度。但不論怎麼說，外來的新教育，在中國表現得最普遍最悠久的，日本應居首位；同時，因爲諸種客觀條件的限制，中國學生去外國留學的，也以日本最爲發達；而中國政府與外國作教育方面交涉的，也以日本最爲頻繁。於此可見日本新教育影響中國的一斑了。

其次，日本的舊文化，即所謂東方，是在開國千年後始由中國輸入的。據歷史家告訴我們：「周初，箕子封於朝鮮，中國文明，因得輸入朝鮮之北部。漢時，武帝滅朝鮮，分其地爲四郡，遺吏治理其民，中國學術，乃得輸入朝鮮之南部」云云。古史又載：「百濟王遣其子阿直岐入貢，其人精通經典，天皇命皇子從之學經，阿直岐更薦學者王仁至日，獻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貴族子弟因從之游，更有組織學會，深究中國文學歷史經書者」這亦可以窺見日人漸與中國文化之相接觸了。隋煬帝大業三年，日本聖德太子深羨中國文化，彼知朝鮮學術，來自中國，遂遣使小野妹子來華，其國書有「日出處天子致

書曰「汝處天子無恙」之句。同時高向玄理和僧長等，也跟着來到中國求學，經過隋亡唐興，中間達三十餘年之久。尤以唐代詩人與日本僧人之感情，最稱融洽，此唱彼和。這些渡華的僧衆，曾經目覩中國政治變遷，賢能輩出，到了太宗貞觀的時代，君臣契合，上下相安，號令施於四境，兵威伸於西域，都是由於文化發達的關係。於是他們連袂回歸日本，將考察所得，貢獻當局，因之中國文學，也賴以廣其流傳了。西歷一五九三年，日本天皇曾命刻字於木，刊印一書，是為日本有活版之始，其法蓋仿自中國者，利便遠過謄錄，由是書籍日多，讀者益衆。一五九七年，日本又刊文學醫學古史等書，其原本係奪之於朝鮮，朝臣多善其法，因重印文選宋詩，自此以後，僧徒刊印佛經者尤夥。復有處士藤原惺窩者，長於程朱之學，嘗被聘講述經史，儒者日衆。更後中江藤樹繼起，其人服膺我國王陽明之學，主「先躬而後文藝」民薰其德，多爲良善。時明滅亡，學者有東渡者，日人恒樂與之游。例如朱舜水之至長崎，水戶藩侯禮聘之，講授儒學，這在日本學術上，裨益也是很多的。

像這樣文化教育關係密切之兩國，按理應當是邦交敦睦，親善提攜，至少也得達成左列兩個目標：

- (一) 文化交流；
- (二) 教育合作。

然而因爲日本是國際強有力的一環，它不僅處處表現其優越與傲慢，且在文化園地裏有計劃地撒播「侮華」的種子，可說是主動的。中國呢，則是著名的被壓擠在歐美帝國主義侵略下的一大弱國，它眼見得隣邦同文同種的日本，既不肯伸出道義之手將中國解救過來，反且有步歐美後塵的掠奪傾向，中國爲求獨立與自由，不得不在教育中暗置「抗日」的毒藥，可說是被動的。此種「侮華」與「抗日」的文教政策，演爲中日糾紛的全面，直到這一次亞細亞大悲劇的前夜。因爲如此，所以中日文化教育關係的檢討，不論怎麼說，是將成爲中日

間很重要而且很迫切的課題。在這和議進行開展的期間，我們以爲雙方應當誠摯地交換意見來努力尋求，並且有待於和議以後繼續的努力，雙方應當誠摯地作合理的解決，以實現「中日文化交流，教育合作」的共同願望。

這裏有幾個問題是要商討的。

第一個問題，以爲中日兩國，必須揚棄全盤西化崇拜的觀念，建立東亞本位的文化。在過去，日本對於中國的文化，認爲今日是已趨沒落，無復再有可取的地方，因之專在吸收西化上用工夫。同樣，中國視日本文化，只是西化的模仿，根本缺乏創造的價值，因之對它常起輕視與憎惡的觀念。這個結果，中日文化不但不足以交流，且往往發生許多矛盾的現象。明顯點說，封建文化的復興固不可能，資本主義文化的發展亦屬無望，社會主義文化的成熟更爲遙遠，竟然沒有一條適當可值的道路。在今日文化領域中，東亞可說是消失了，我們看不見代表東亞的日本，也看不見代表東亞的中國。雖然，東亞始終是東亞，我們倘承認各時各地有各時各地的需要，那就應當肯定的此時此地的東亞，自有其特殊的需要，即建立東亞本位的文化。我們固須「取人之所長，」但不能「捨己之所有，」惟其以己所有而加人之長，方能適應人已之所需。不過東亞本位文化的建立，只空言還是不行的，必有實踐的努力，在實踐的努力上，又應當分工合作，只籠統說大家努力建立東亞本位文化，也還是不行的。故中日兩國，對於各自的文化，必須澈底地下一番整理及批判的工夫，其不適者棄之，其仍適於今日環境者發揚光大之，其有原意可採方式已非者，例如神道設教等，則斟酌改良之。同時，外來的文化，我們以爲也得加一番審慎的選擇，既不是絕對的排斥，也不是盲目的崇拜，乃是以其所長，補我之短，總期創造光輝燦爛的東亞本位文化，以適應中日兩大民族今日與將來之需要。我們相信，惟有東亞本位文化的建立，纔是中日文

化交流之大道。

第二個問題，有人提到中日的教育合作。我們以為，和平之後，中日的教育關係，應當加以調整，雖然不必像經濟軍事那幾訂什末協定，但至少應有個共同的教育合作基礎，即教育一元化。惟其教育沒有一元化，纔引起了留日學生會對日本的仇視。我們知道，日本大學教授待我們，真個極親善之能事了，誨人不倦。但因另一方面，有人會對你監視，對你懷疑，對你侮辱。在優遇如彼虐待如此的矛盾情形下，叫你如何會有好的印象，帶回祖國？但我們掉過頭來看看其他各國的中國留學生吧：那麼留美學生對於美國的傾倒，留法學生對於法國的留戀，留英學生對於英國的欽仰，留俄學生對於俄國的盲從，都是非常明顯的事實。也許這在日本方面看來，中國留學生太無情義了。然而這還是說日本應當負責的好。因為過去日本的一對華文化事業協定，實在有些違反平等國交的精神，成爲兩國文化提攜之障礙，此項協定，原爲庚款補助中國學生而設，用意雖善，却是流弊滋多，曾經前教育部電令駐日留學生監督處停止補該項庚款缺額，久懸未決。我們以為，時至今日，中日邦交已形好轉，與其消極的交涉廢止，不若積極的設法改善。例如中國主管機關，對申請赴日的學生應當嚴格的限制，非依法令規定，絕對不准發給留學證書，即卒業後，亦否認其資格。就日本方面說，也應當改良留日學生待遇，視同自家子弟一樣。譬如勸勉他們的學業，珍惜他們的時光，維護他們的身體，以及不要濫發了證書，不要聽憑勾搭下女，這些都是最起碼的要求。至於互派留學生，交換講師，溝通中日學制等，使發生緊密的聯繫，更應當是兩國教育合作最必要的條件。

第三個問題，在此大事變口號下，日本方面曾提到修改中國學校

的教材；而國民黨在滬召開之六全大會，關於修訂政綱中，且將「重編教材」列入教育部門的一個項目，其重視可知。我們知道，過去教科書的內容，（尤其中小學）爲着國策的決定，不得不灌輸仇隣好戰的意識，即在教師口頭講述上，也將日本人解作一個非常可怕的民族，使兒童自幼養成對日的畏懼與仇視。不幸此種手段，成了目的。於是「打倒日本」這個刺戟的口號，往往是每一次民衆運動大會的呼聲，彷彿只要多喊幾遍，便可以將日本嚇壞。而日本却以爲中國真個要將它給打倒了，便急急忙忙地興師動衆，想利用速戰速決。其實一般的說，「打倒日本」只是口號而已，刺戟則有之，實際殊未必！蓋日本是世界第一等強國，中國用什麼來將它打倒；何況手段成了目的呢？因此，我們對於日本的提議，原則是接受的。但關於「教材的重編」這問題，是應當由中日兩國各自去解決的。我們以爲兩國各自將教材重編，成爲東亞共同的教材，以適應新環境，纔是最合理的做法。兩國以教材內容的一致，（刪除涉及「侮華」與「抗日」的資料）確立教育方針的一致，纔可避免糾紛，完成東亞永久和平的大業。

以上三個問題，便是我們希望雙方文化教育界推誠相與的來商討的。我們願意中日間未來的文化教育關係，將是具有同一的合作基礎。這一基礎，即造成同一目標之思想共同體是。思想共同體之造成，沒有其他條件，只在兩國造成一含有同一目標的文化機構與教育制度，以謀中日文化交流，教育合作的實現。總而言之，中日文化教育界人士，亟應明察過去癥結之所在，尋求糾正往時錯誤之文教政策，更進而建立中日文教的新關係。日本尤須揚棄其向來對華的傲慢態度，不再在文化教育方面撒播「侮華」的種子，那麼中日和平的花朵，便可以立即開放，並且垂久不會零落！

關於磁性水雷

白瑞光

英國對德經濟封鎖的力量是兵艦，德國對付這樣封鎖是用潛艇或飛機攻擊兵艦，近來最著戰功的要算磁性水雷。

據說磁性水雷是瑞典人貝斯特隆於一九〇八年所發明（我們知道聲名赫赫發明甘油炸藥的諾貝爾就是瑞典人，可見瑞典人長於造兵）其製造權業已售予多數國家，包括德國與瑞典。據哈爾斯社十一月二十三日電載貝斯特隆發表談話說：「德國所用水雷，殆係依明余所發明之原則造成，以之沉於海水深處，遇有船隻經過，即因磁石作用，被吸引至水面而爆炸」。據倫敦海軍專家稱普通掃雷艇對於磁性水雷實無能力。這種兵器不要人使用便可奏擊沉船之功，且不易掃除，的確神妙。不過，在一般水雷是由小船敷設，這種敷設磁性水雷之船是否也會被磁性水雷吸引而爆炸呢？所以德國磁性水雷敷設之初美國的軍事專家都不大相信。合衆社華盛頓電說：「此間軍事專家對於日來外傳德人使用磁性水雷之說，認爲不足置信，蓋此項水雷既具磁性，則敷設此項水雷之德國船隻自身既有被擊沉之險危」。他們豈知道這種磁性水雷不用船敷設，而是用飛機丟到海裏就夠了。無怪希特勒演說說這種磁性水雷和地敷設的方式是秘密的武器。已經敷設了，還有人在那不相信，可見他們對新兵器的認識太不及德國了。

飛機敷設磁性水雷的事實，德國飛機於夜間低飛過泰姆士河口，用降落傘擲下水雷。英倫東岸之磁性水雷都是德國水上飛機所埋置。據當時英國的瞭望員報告，曾見有物從敵機下墜於海，並有一次見德國水上飛機一架止於海上，察其作用顯爲埋雷。（露透社倫敦電）這種用飛機埋雷比用船敷設事多了，船舶行動遲緩，用他敷設水雷很容易被敵人察覺而阻止其工作，在本國領海或本國海軍威力控制地帶尚可，若在敵人海岸或公海埋設則非受敵人攻擊不可，如此則水雷亦埋不成。用飛機則無此限制，祇要迅速的飛到目的地，將水雷丟下海便

成了。降落傘的作用不過使安設水雷之位置正確而已。

這種磁性水雷戰開始以後不久擊沉的英國大小船艦不可勝數。十一月二十二日英國財相西門在下議院宣稱，德國在英國附近海面秘密安放磁性水雷，構成新的危機，英國政府當用盡一切方法加以防止云。足見英國對此十分恐慌。同月二十六日首相張倫之廣播演說中說：「我們終能制服磁性水雷，恰如我已經制服潛艇一樣。」但英國用什麼方法制服呢？據哈爾斯社載是英國海軍專家已建議用特種水雷掃除船，船身用木製成，以應附此項危險。他們以爲尋常船均用金屬製成，經過磁性水雷安放之處即因磁石作用將水雷吸至水面而爆炸，而木製船則無被磁石吸引之虞。且磁石水雷欲求有效，必須安放淺水之中，應付之方，爲由木製掃雷艇兩隻，曳電綫航行，吸引磁性水雷使之爆炸，或由一隻用特種設備深入海中，與磁性水雷相觸，促使爆炸。不過這種辦法還未實行英國的掃雷艇「阿拉貢納」號已觸雷沉沒了，此後英國萬六千噸巡洋輔切艦也被擊沉，因此這種辦法顯然是一種空論。近來英國更一再宣稱制服磁性水雷已有辦法，可是事實祇有不斷船被水雷擊沉。至於英國究竟掃除多少磁性水雷無人得知。英國的對策最顯著的有二種，一是對德報復，封鎖德國全部的出口貨，一是說明德國水雷戰爲違反國際公法，以喚起國際上對德之惡感。事實上經濟封鎖的結果扣留了許多中立國運德貨物引起中立國之紛紛嚴重抗議。德國的違法問題已爲英國的違法問題所遮蔽。德國人說他們有埋雷之完全自由，並未破壞國際公法，其理由是海牙公約所禁止航路與敵國海口設置水雷，但英國政府使貨輪武裝，並採行兵艦護航制，已使此等港口成爲戰區，在戰區內自可埋雷了。又說，其實德國海戰之目的，僅在破壞敵國之軍艦與作戰所用之船舶，而英國所採取之方法則有變本加厲者，並稱德國會將宣布水雷之區域通告世人，英國不應再引海牙公約有所非難了。

總之現代戰爭實在是科學的戰爭，勝敗之決定試驗尤甚於戰場，英國想制服這可怕的磁性水雷還得從科學方法上下手，國際公法實在沒有力量控制新發明的武器。

東洋史觀與中國事變

鳥山喜一
許昌業譯

一

開始在十五世紀的葡萄牙的航海事件，實在對於後世名之為航海王的王子安利凱的十字軍戰士式的，而又可謂修道僧的性格的，有着極重要的關係。王子的熱烈的信仰心，是構繪着這關於天漢乃斯僧王的傳奇式的憧憬向那未知的大陸去宣佈基督教的宗教的大理想而成了有一動向的推進力。然在當時更為重要的，是不忘阿非利加的奴隸役使的實利，而且又難於否定，那種在如此冒險之下所當然的新大陸獲得的慾望。

只有在這種慾望實利與宗教心的複雜微妙的關係下，完全淹蔽了東洋，包含有西洋諸國的侵略心理與色調。

一四八六年巴耳托洛海，台阿斯的到達阿非利加南端，Cabo Tormentoso 之命成了世界擴大的序幕。這是任何人所知道的，這個名字爲了跟着他們的航海與他們國家的發展而改名爲 Cabo do Boas Esperanca (好望角)了。這雖是西洋諸國對於東洋侵略的可喜的希望記號，而在東洋却是可恐怖的暴風雨的前觸。

二

一四九七年七月八日毫無困難地通過這好望角，而出現在阿非利加的東岸，翌年五月二十日，遂在印度的加利角塔下錨了。在此後三世紀之間，跟着葡萄牙來的西班牙的活動，荷蘭的航行，英國法國的航海於東洋，又爲了商利的安全的保證而惹起了積極的獲得土地的行動。

然而在這裏也基於以前的奴隸役使的同樣心理，就完成了爲擄取

的領土占有。於是他們白人的血腥的鬥爭，在這熱帶的酷暑的平野，在這原始林裏展開了，舊的先取者却又不不得不讓道於新的侵入者。而且不僅是從海上的侵略者，以後，亞細亞大陸也迎接到這些掠奪者了。

在這樣幾次的經緯之後，現在的亞細亞地圖，不得不把支配在歐西諸國旗下無數的大小土地加以色彩。而可說是第二流，第三流的國家，如荷蘭，亦依存着南洋的廣大領土，葡萄牙也毫無因敵似的，在亞細亞的各地有着黑子一般的領地，這是這種歷史過來的餘勢。特別是英國的征服印度，於是一切的亞洲的對策，完全根據於此了，是如此強大的侵略——復得廣大擄取地的成功的結果。

然則更有一點是不能看過的，那就是在貪慾的侵略擄取的一面，還有像最初探索時期的信仰的活動一樣，在這種情形下也老是伴有宗教家的施教行爲。

三

在如此的亞洲動向之中，中國開始是還可能貪得幸福的夢的。在十七世紀之初，明萬曆帝時，曾經有過這樣一個逸話，耶穌教士獻上一個特別美麗的時鳴鐘，那太后是感到非常滿足與愛好，一聽到鐘聲，就對此引起勸望，那真是了不得了，因此近侍們大家以此警戒之下，耶穌教士的態度也不消說是很莊重的，跟對付未開化的首起的情形是完全兩樣。清康熙帝與蘇俄彼得大帝之交涉，在乃而金斯克條約裏的勘定國境，也反而可以意味到蘇俄的退却，乾隆帝對英國的使節，也像是對荷蘭的同樣態度，那種對夷狄的中國的主權者的矜持，

始終不變也是值得注意之點，又關於伊畢平定戰圖彫板的一回事，那摩法國是總動員了當時彫刻術 (Engraving) 的名家，在最大的細心的注意與監督之下完成了牠的，在這裏可以想見對於這東洋最大帝國的敬意的一般了。

然到十九世紀，特別是英國完成了完全支配印度的前後，清朝的夢受威脅了。而紳士國的英吉利避開這不名譽的名稱而單是記着 (The First War) 的那次鴉片戰爭，就使這東洋大帝國蒙受了殖民地化的最初的打擊。此後，與年俱進地列強把這衰弱的大帝國作為好餌，却像是在腐死去了的動物身上聚集起來的蠅蛆一般，趁牠尚有幾分活氣時，在牠身上吸收一點營養分似地聚集了。

於是在倒清的革命運動的主張裏，有一種救活這個行將腐死去的老大帝國，使之驅向正確方面的軌道而變換其國家的理想。對於孫文理想，恐還不會忘記我日本的有意的援助罷？中華民國建設，原本是爲了中華的獨立自主，是反對西洋諸國的壓迫的，是從殖民地化變爲自由的一種努力，然而不幸地所成就，不過是舊態依然而已，因爲對於成爲一個統一國家的形體實質相差得很遠地暴露了其缺點，所以反給蠅蛆更一層的便宜。然而世界大戰的恐怖的動搖，不得不暫時使這些蠅蛆停止飛舞，於是中國得免西洋列強的吸血而獲得了一時的小康狀態。

四

世界大戰後的一種感傷主義，伴着國際協調主義而列強對於中華民國的手段也一時改變了。華盛頓會議如的，即其一例。然則並非完全拋棄一向來的態度，也絕無此種意志。九國公約如的，雖有尊重中國獨立自主，保證領土完整，在其反面也可以說隱約着一種於必要時可推翻的力量罷。

然而中國既於大戰後，從蘇俄，德國，奧大利等的強國大國，收

回其租界，成功了國際平等化。可是憑了這事實與華盛頓會議等的列強的態度而顯著有夜郎自大的傾向。而乘着在如此情形下增強其勢力來的新舊軍閥的動搖，而作為孫文的後繼者的蔣介石，統率着國民革命軍而起來了。其成功的結果，就造成國民政府，強固了作為中華民國的中央政府的組織化。

此國民政府的對內統一政策，每事抗日主義以號召，憑了以日本爲假想敵而謀其政權的強化，本來不是日本所能忍受的。然而一面標榜着統一國家的強化，一面更依存着西洋諸國的勢力，這是國民政府的策略，且有利用此點，而爲了遂行經濟的政治的野心的便利而有列強的干與。一個國家爲其國力的強化而借重外力，這無論在任何限度上，不妨害其他的問題是沒有的。於是爲此而害及其他，那當然會使問題成爲重大化了。

五

不論是什麼君子，無故而威脅其生存，那是不能忍受的。日本對於加之日本的危害而奮起，那是當然的，一次爲了防止其危險而起來之後，那就不得不直至完全消滅牠而斷了其禍根爲止。

日本既是有在大陸一角的國家，爲了防止其境界的不安是應有要求隣接地的權利。然則隣接地的所有者，爲了用自己的力量不能保證其安全，日本就不得不加以指導，這是爲保持日本所樹立的地位，又爲了日本完全的生命。

在這裏，日本在由於中國的危險裏守住自己的同時，却對於在這不良狀態下的中國，產生了使他從西洋諸國的殖民地裏喚起那可救的使命，以及從榨取的對象裏救出出來指導其自身發展的路徑。

六

亞細亞地域的殖民地化，民族的奴隸化，是在過去數世紀進行着

了。如此的中國是作爲現在及其最後的，而又最豐闊的俎肉而處置着了。過去一世紀間，西洋諸國的關心集中於此，也是理所當然，像在其他所有的地域也是如此一般的，對於有色人種的優越感，每每是支配了萬事。

在將捲入這一種形勢的漩渦中，然而却強硬地保有很好的地位的日本，就是不管這一點，以前亦是，對於西洋諸國的徒然的尊崇追隨，不努力的麼？對於所有的可稱爲追隨外交的那種心理的反省，不是必要的麼？

一面雖然叫着拋棄這追隨，可是而「有的國家」與「無的國家」的 Yan Kee 語的使用如的，因爲是在西洋的流行語而使用的，雖仍舊可以說是這一種心理的表現，然也沒有辦法的罷？

就因爲日本是純粹的「無的國家」斷爲是對「有的國家」的中國的一種盜賊的良心而移於行動的，是沒有的。

雖是可畏，然對於在一人的威嚴之下，犧牲生命而惡戰苦鬥的將士，對於強固了搶後之責的國民，是仿做了這一種盜賊的良心罷。

七

日本在過近一世紀之間，所造成的，進取的業績，是難以匹敵的成果，任何一國的歷史上是怕難於尋得的。在這裏不能不要想到明治維新當時的志士先覺者的果斷的革新的精神與實行力。又能使人想到明應專時的國民的潛在的力量。

這一種值得驚異的壓力的伸展，一面固然使列國驚嘆，一面却成其嫉視，於是其妨害在各種的形相之下而現出來了。爲歷史的必然件

的引導，既在大陸的一角占着地步的我國，從其地域的關係，不得不對於加之亞細亞的種種妨害與強壓，作除去的反抗的努力。

然在這裏的重大的事情，爲了這一種的覺悟，那是不單是向外而又向外的強固而廣汎的軍事行動，以及宣明我國立場的對外宣傳就够的，那無論如何作爲這實現強化的原動力的，須有與明治維新的先覺者同樣的對國內的革新精神的要求。有順應於此的實質的革新的事態的必要。實在進出中國，是在於爲了把亞細亞從列強殖民化與奴隸化裏救出來的理想之故，在其國內而阻害牠，矛盾牠的機構與思想的改變統制，也是非常重要的。

這裏是有這一次事變的意義的重大性。我們不得不覺悟這是救中國的大理想大任務，同時也是日本的強硬的生存，苦難的聖業。這一種民族發展的必然在日本史上築成一大新階段，同時在亞細亞的然後是世界的歷史上展開一頁新局面呀。

歐洲各國對美戰債額

共達一百四十四億餘萬元

英債額最多爲五十五億元

美財政部、於休戰紀念日、發表歐洲各國對美國之債務總額、據稱、歐洲各國、因美國於上次世界大戰時期、供給軍火與借款、而對美國負債一四、四九七、一六一、三四〇金元、除芬蘭外、各國均已停止還本付息、英國債額最多、爲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其次爲法國之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元云。

國內外一週大事述評

(二十八年十二月九日至十五日)

國內

改組國民政府可以促成和平，改組國民政府可以擔當建國的責任，惟其改組國民政府一事關係和平建國的工作既大且巨，所以我們慎重，所以我們期待。我們慎重從事於改組政府的工作，我們期待改組政府的條件成熟。惡意者以我們的期待說是消極，一以我們的慎重說是已經失敗或者是行將失敗，憑他們的臆說而造成的推論，即是改組政府不能成功了，和平運動失敗了。其實他們的惡意宣傳適足反映和平運動者的救國精神。我們因為改組政府的工作關係民族的前途至重且巨，因此我們慎重而又慎重，非至確絕把握改組政府可以實現我們的目的與願望時，我們決不操切從事於改組政府的活動。這能說我們是消極麼？能說我們是行將失敗麼？

我們對於改組政府的工作是熱切希望其實現的，熱切希望的原因由於改組政府可以促成和平的實現，可以加速和平運動的成功。但是熱切希望不只在改組政府時間的早晚，而在於政府改組後的功能與權威，換句話說我改組政府的工作，還是一「不論時間，只論條件」。只要條件合於我們的和平目的，改組政府的工作，馬上就可實現，反之條件不足以實現我們想望中的和平，改組政府的工作即令立刻實現，試問有什麼用處？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條件的好壞由於我們自身的努力。我們不僅要努力使條件合乎我們的目的，並且要便我們的努力能加速國民政府改組的實現。組織政府是和平運動中的一階段，和平運動工作的一方面，但是誰也不能否認政府改組以後可以早日實現和平。所以我們希望政府早日改組即是希望和平運動早日實現。政府改組能否早日實現我們的和平運動的目的，仍決定於我們目下爭取的條件。目下的努力，正是建造未來基礎，目下的努力多一分，未來

的收穫多一分，未來的基礎也堅固一分。惡意者認我們目下的努力時期，是政府改組不能實現的預兆，我們不為所阻，他方面想以立即實現改組政府的工作來減少我們目下的努力，我們不為所動。我們爭取的改組政府的條件與政府改組後的威權

重慶政府統治區內，國共衝突日益顯明，據傳浙東及湖南一帶已經禁止共產黨的宣傳品發賣，對於共產黨的活動亦嚴加限制。這只是地方情形，重慶中央對共產黨的問題仍是舉棋不定，一籌莫展，既不足以壓制共產黨的凶焰，亦不足滿足一般民衆反共的願望。至於重慶政府內部的鬥爭也是有加無已，蔣孫固然相爭，宋子文與孔祥熙為爭奪院長一席也鬧的不可開交。據近日法幣狂跌，由於廣西戰事影響者較小，較大的影響是孔祥熙氏故意使法幣跌價，以打擊宋子文的上台。宋氏也不肯示弱，出而維持，法幣才能於一跌之下稍見穩定。這些傳說決不是無中生有，亦可見重慶政府內部衝突的一斑。權貴的衝突以法幣作手段，他們玩來玩去，破壞了法幣，也影響了民生。

國際

國聯行政院一〇六屆會議後國聯大會先後開會，重要議題是蘇芬戰爭及選舉理事。國聯行政院於本月九日開會，蘇聯未派代表到會。阿根廷國代表堅決主張宣告蘇聯出會，否則寧願退出國聯聯盟。國聯行政院對於此項問題未作確實討論，決定聯同芬蘭國政府之申請一併移交大會。國聯大會於十一日開會，出席者共四十國代表，大會由十三國代表組成芬蘭國問題委員會，處理芬蘭國政府之申請，瑞典國代表建議重邀蘇聯政府派員於本月十三日出席國聯大會，當由大會所屬芬蘭國問題委員會一致議決電達蘇聯政府，請其停止敵對行動，遣派代表於本月十三日出席大會，俾在國聯會贊助之下，與芬蘭進行和議，並希望蘇聯於本月十三日之前提出答案。此種限定答覆時日之公文，不啻國聯給蘇聯之最後通牒。蘇聯政府當即復電重申蘇聯未與芬蘭發生戰事，故援引國聯會盟約第十一條實無理由可言，反之蘇聯與芬蘭民治共和國保持和平關係，且已於本月二日簽訂友好互助條約（即與蘇聯佔領區內傀儡政府所

簽定者)。因此芬蘭代表向國聯提出之申請，不足視為代表芬蘭民族，而國聯行政院與大會之召集亦無理由可言，行政院與大會若果舉行會議，蘇聯即未便派員參加。阿根廷代表十三日向國聯大會建議，宣告蘇聯出會，阿根廷代表態度極為堅決，聲稱蘇聯一日未失去其會員資格阿根廷即一日不復自承為國聯會員國云。大會即推舉十三國代表組成特種委員會討論阿根廷代表之提案。特種委員會集議之後指派英、法、波利維亞、葡萄牙、瑞典五國代表組成小組委員會，從事起草決議案。所起草之決議案要點：(一)對於蘇聯侵略舉動，予以備案，(二)在精神上予以譴責，(三)承認蘇聯業已自外於蘇聯盟約，(四)實施國聯盟約第十六條第四項之規定，宣告蘇聯出會。國聯大會於十四日通過十三國委員會所草定指蘇聯為侵略者，並主張擯蘇聯出會之決議案。出席者共四十國，投票表決時，中國、瑞士、挪威、丹麥、立陶宛、愛沙尼亞、保加利亞、瑞典、墨西哥等九國棄權。大會決議案內容如次：

「國聯大會鑒於蘇聯侵略芬蘭國之舉，業已違反該國與芬蘭所訂立之各種協定，暨國聯盟約第十二條，以及巴黎非戰公約，又鑒於該國在侵略之前，復將一九三二年芬蘇兩國互不侵犯條約，不待一九四五年滿期，遽爾無故宣告廢止，爰特鄭重加以譴責，並迫切申請國聯會各會員國，務須儘量在物質上予芬蘭國以援助，并以人道主義之救濟，此外凡足以削弱該國抵抗力之一切舉動，務須竭力避免，更由大會授權國聯會秘書長，率同國聯會所屬各技術機關，籌辦援助芬蘭事宜，並依照一九三七年十月四日所通過之決議案，(即關於中日爭端之決議案)，申請各非會員國出而合作，此次國聯會曾經兩次邀請蘇聯派員出席行政院與大會，均遭拒絕，可見該國業已蔑視行政院負有實施盟約第十五條之使命，亦即違反國聯會保障和平與各國安全一項極關重要之結束，且蘇聯藉口會與所謂芬蘭國人民政府發生關係，以拒絕出席國聯會，實則此項藉口，並無理由，蓋此一政府，

無論在法理上或在事實上，均非芬蘭國人民所承認之政府，於以見蘇聯匪特違反國聯盟約之約束，且已自外於盟約」。

此次開除蘇聯會員藉一事，英法兩國頗感困難，英法正與德國作戰，為的減少德國的幫助，對於幫助德國的蘇聯不敢公然敵視。這次蘇聯侵略芬蘭的戰爭發生，為維持業已破產的國聯威信，又不得不對蘇聯有所懲處。英法再遷就蘇聯，即無異葬送國聯，失掉各小國的信心，維持國聯威信，即要與蘇聯形成顯明的對立關係，這是英法為難的所在。國聯終於決定開除蘇聯會藉，這象徵英法對蘇的關係將有重要轉變了：即是不用遷就蘇聯，更安於對德之外，仍舊反蘇。所以當國聯通過開除蘇聯會藉之日，英首相張伯倫即在下院發表責蘇援芬的講演，他說：「芬蘭民族英勇抗戰，以捍衛國土，令人不勝欽佩，該國陸軍作戰能力，尤不可輕視，至蘇聯政府之侵略行動，不啻對全世界正義之一種侮辱。……英國政府則始終認為凡屬國聯會會員國，遇有侵略發生，即不應有一國置若罔聞，即如此次芬蘭國遭受侵略，英國業以飛機多架運往該國，今後倘擬以其他物資接濟之」。英法以外，處境較困難的即是中國。中國正受侵略，不得不反對侵略以博取國際同情，同時中國又希望蘇聯援助抗戰，不能明白反對侵略者蘇聯，所以在大會表決開除蘇聯問題時只有棄權了。中國代表團於時後聲稱：「我擠華人處境艱難，倘我人投票反對蘇聯，則我人殊有負援助我國為國家生存而戰之蘇聯，倘我人投票反對開除蘇聯會藉，則世人將誣我人與共產黨攜手」。中國在此會中獲得非常任理事一職。

英法對德仍限於宣傳戰，國聯大會開會時，傳說德國又要採和平攻勢，後為德國否認。英法對德的封鎖效力如何，現在尚難論定，德國的潛艇政策，使英國商船蒙受極大損失，據英國自己統計自九月至十一月，英國商船共損失八十二艘，約計三十萬噸。德國發表的數字尚多於英國所承認者。